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一函  
至六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庚午漢武帝元鼎六年。凡四十六年。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

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集覽**天子世世獻本紀作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按韻會獻字下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載說文云宗廟犬名。天子世世獻。今按此但言祭獻不必指獻犬也。

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書法**

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制是歲賜半租。自帝始也。書曰復收。與百長。魏徵綿麻稅書復者異矣。梁戊戌年。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六百曰二。六百曰一。

以張歐為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集覽**

張歐

史記張叔者。名歐。正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曰。烏後反。漢書注。歐音驅。有此異耳。治刑名家。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質實**。一統志云。張歐。沛人。安丘侯說少子也。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男子二十始傅。**集覽**

二十始傅。注見漢王。○春三月。立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劉邦二年老弱未傅。

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

王。質實。河間國名。注見帝立更始二年。○夏四月。太皇太

后崩。考異。據凡例。太后下。漏薄氏二字。○六月。丞相嘉卒。

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紕疾錯。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

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塹

垣。故元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

昭曰。塹而緣反。宮外餘地也。正義曰。廟外垣內遊地也。遊亦餘也。顏師古曰。塹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夜入官

自歸。為句。漢書作入宮上。謁自歸上。顏師古曰。歸首於天子也。嘉請為句。請奏也。元官。漢書注。散官也。韻會注

宮中之元食人也。徐氏曰。無定所執也。

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

**書法**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



有七。詳周顯王八年。書字五十。有三。則書之為異。非字比矣。

○秋衡山雨雹集覽

雨雹。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

質實

衡山。國名。注見景帝四年。

大者五寸。深者三尺。

書法

書雹。記災也。書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是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景帝中元年。大者

尺八寸。武帝元鼎三年。元封三年。大如馬頭。宣帝地節三年。四年。深二尺三寸。殺人。成帝河平二年。大如釜。莽已巳年。甲戌年。殺牛羊。彘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四年。六年。延光元年。大如斗。三年。桓帝延熹四年。七年。靈帝建寧二年。光和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晉惠帝元康三年。深三尺五寸。晉懷以後不書。史缺也。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法

書熒惑始此。終綱目書熒惑五。是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康帝建元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齊武

帝泰亥年。○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自是書月赤。書月貫天廷中。帝之世三

書月矣。終綱曰書月五。是年後三年再書。漢成帝建始元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

大異也。終綱曰書歲星一而已。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謂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集覽

膏腴。顏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

故取以喻肥饒之地。睢陽。地理志。周之宋國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卽此。漢置梁國。隋改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十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景帝時。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稱睢陽曲。著籍。著竹畧反。置也。籍。各簿也。令梁國之侍中郎官謁者。皆著其名於門籍。通引出入也。又詳見宣帝地節三



年通籍。質實。一統志云。睢陽。漢之縣名。屬梁國。隋置宋州。

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

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屬開封府。

春正月。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發明** 景帝即位。纔三年。爾。李慧雨雹。熒惑歲星之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

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天變

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

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

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卽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禮。及孫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鉞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且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春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藥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

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  
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盜對  
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  
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  
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  
不反矣。上曰。計安在。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  
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盜曰。吳楚相遺書言  
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其誅錯。復  
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乃拜盜爲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  
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  
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  
衣。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謂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以言軍  
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  
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  
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  
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盜至吳。吳  
欲劫使將。盜得間脫。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  
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饜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阨之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

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集覽**王

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

**漢**注見高帝十二年。膠西王卬。卬五綱反。高帝孫齊悼

惠子。故平昌侯。立十一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按高密今

屬膠州。膠州理膠西縣。膠東王雄渠。高帝孫齊悼惠王

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卽墨。括地志云。卽墨故城

在今登州膠水縣東六十里。故曰膠東。菑川王賢。高帝

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案劇縣屬

菑川。菑川。隋置淄州。今盤陽是。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

州壽光南三十里。濟南王辟光。辟音壁。高帝孫齊悼惠

王子。故枋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括地志云。濟南故城

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

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子。嗣。二

十六年反。都邯鄲。爭道。爭行。碁之路。博局。猶今言碁。繁

**提**殺之。徐廣曰。提徒計反。史記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或作啼。非也。蕭該音底

提擲也。案蕭音為得之。使人為秋。請。史記吳王濞傳。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索隱曰。請

音淨。謂濞不得行。使人為此。秋請之禮。察見淵中魚不

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韋昭曰。知臣下陰

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索隱曰。此

語見韓子及文子。余今見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

邳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羣盜盜而戕之。晉  
 侯大駭告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  
 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  
 用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更戍兵也。如淳曰。更有三品。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  
 得雇更。富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記曰。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  
 子亦在調。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不可三日便還。因一  
 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  
 更。漢書音義曰。吳王欲收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  
 與平賈。如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  
 曰。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  
 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讐之也。捕亡人。避禍而逃亡者。討  
 捕之。公共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注。如淳曰。訟  
 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予也。庶孽。詩註  
 曰。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  
 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  
 生枿也。枿與藥通。音牙葛反。申公魯人。史記儒林傳。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之名。音扶尤反。浮丘  
 伯。齊人。浮丘複姓。伯名也。索隱曰。呂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郢俱卒學也。雅春於市。史炤釋文  
 曰。正身春之曰雅春。按本傳作梓。曰確春於市。浮為木



杵而以手舂。今謂步曰者耳。閩東越。史記東越傳注。韋昭曰。閩者東越別名也。又閩越注見惠帝三年。罪狀鼂錯。狀形容之也。其書形狀。狀鼂錯之罪。猶莊子自狀其過也。破梁棘壁。梁謂梁國。按大梁今陳留浚儀是。古汴州也。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改曰梁國。卽宋州也。今歸德是。棘壁。城名。屬梁國。索隱曰。按春秋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蓋卽棘壁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西南七十里。丞史。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願至前口對狀。不用奏章。願至主上前口對說也。豪傑白頭。淮南子曰。智過百人曰豪。才過萬人曰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蘇代爲齊謂秦王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擅適諸侯。適與謫通。責也。罰也。密裝治行。謂促裝治具行李。以使吳也。密秘之也。鄧公。漢書作鄧先。孔文祥曰。姓鄧名先。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處所來也。贊曰。道由也。剽輕。剽匹。妙反。亦輕也。輕去聲。不持重也。乘六乘傳。漢書。呂后崩。大臣召代王。代王乘六乘傳至長安。注。如淳曰。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張晏曰。乘六乘傳。蓋備漢朝有變。欲急馳還。故乘傳車六乘也。又乘傳。註見高帝五年。間人。間居。覓反。師古曰。謂伏兵也。殺灑。並注見光武建武三年。藍田。注見周赧王三年。武關。注同上四年。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

以藏兵器擊鳴鼓荀子富國篇必將撞大鐘擊鳴鼓以塞其耳注大作金革之聲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援玉枹

兮擊鳴鼓注援枹擊鼓言志愈厲而氣愈盛也淮泗口在今淮安州北樂史寰宇記云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袁

術過此因改名焉水經注淮水在山陽北五里淮水之會即城角也左右兩川夾翼二水以入即泗口也自鼈

山北紫迴楚城東入于海正誤公共禁弗予今按公如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

謂丞史曰今按鼈錯時為御史大夫則丞史乃御史大夫之丞及史也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侍御史十

五人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今按豪傑二字當屬上文為句白頭二字屬下文言吳王白頭舉事吳王時年六

十二集覽引史記似以為指中國白頭之士舉事誤矣道軍所來今按臣瓚曰道由也去聲

志云吳漢之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膠西漢之國名治高密縣後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膠

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膠東漢之國名治即墨縣

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

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菑川漢之國名治劇縣東漢國除縣尋省之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

質實

統一

濟南漢之國名治歷城縣後改爲濟南郡東漢仍爲國  
俱治東平陵晉移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  
冀州後魏改爲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  
爲齊郡唐復爲齊州天寶初改爲臨淄郡尋改爲濟南  
郡乾元初復爲齊州宋陞爲興德軍又陞爲濟南府金  
因之元改爲濟南路本朝復改濟南府爲山東道治  
所仍隸焉楚漢之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趙  
漢之國名治邯鄲縣晉初移治房子後魏廢國爲趙郡  
治平棘北齊置趙州隋置藥州後改爲趙州大業初改  
趙郡仍治平棘唐復爲趙州治相鄉尋復治平棘天寶  
初改趙郡後復爲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  
金仍改趙州後改爲沃州元復爲趙州屬真定路本  
朝以平棘縣省入屬真定府梁漢之國名治碭縣後遷  
治睢陽縣東漢國除晉改爲碭郡隋置宋州改縣曰宋  
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爲宋州後爲睢陽郡五代  
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爲南京應天府治宋城  
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爲  
州以睢陽縣省入仍屬開封府棘壁即大棘城在開封  
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左傳宋華元與鄭公子歸  
生戰于大棘即此越即東越國注見惠帝三年

**發明**

濞爲逆已久特因晁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爲之  
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爲興兵之端故



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澠。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之。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樂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寄攻趙。七月不下。樂布還并兵引水灌之。王